

毛詩注疏

冊六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三三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以並為正也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又音樂徐五教反序文同太平音泰後太平疏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之

皆同朝直遙反下註同燕樂音洛下註皆同疏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之

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願俱得祿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

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

也經四章皆是南有嘉魚烝然罩罩也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籩也箋云烝塵

樂與賢者之事南有嘉魚烝然罩罩也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籩也箋云烝塵

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

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烝之丞反王衆也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

林竹卓反音捕魚器也籩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云箋

沈音獲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遲直冀反下同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云箋

君子斥時在位者也式用也酒與賢者燕飲而樂疏南方有至樂○正義曰言

也○樂音洛協句五教反得賢致酒歡情怡暢故樂疏南方有至樂○正義曰言

人將久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者人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遲此魚皆

欲得之矣以與在野天下之賢者時在朝君子久如並各樂而求之有至

誠之心思遲此賢者欲置之於朝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

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嘉善之賓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

毛詩注疏十之一小雅南有嘉魚之什中華書局聚

復歡樂耳心遲其來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傳江漢至管也○正義曰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有德也此實與不云興也傳文略三章一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與不云興也傳文略三章一唯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郭璞曰今魚單然則單以竹為之無竹編細以荆故謂之楚管重云單者非一也○箋又云塵至誠○正義曰然為如也○不言為為衆者以此單魚喻求賢久如欲往單之是欲魚之義則於興至誠之久如不欲求賢為遲之謂至誠也○單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興至誠之久如不欲求賢為遲之謂至誠也○單見求魚之明矣不假復言衆也故云人將俱往是與俱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求之斯即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並與俱可知喻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並時在位者○正義曰覺驚與此序皆云太平之君子彼注云祭天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注云祭天子謂成王與此平之君子為百神之主非王之辭故知斥在位謂成王此序云祭天子謂成王與此與言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位謂成王此序云祭天子謂成王與此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利以文仲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妒自古所稀假有為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專利以文仲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妒自古所稀假有言爭友大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似斥成王者此言君子博關朝廷公卿孝經唯士通之王肅孫毓亦以為在公所樂之賢或己之私屬故箋言臣以有南有嘉魚然汕汕貌也箋云樸者今之僚吏也○汕所諫反樸也說文云魚遊疏傳以樸魚也○正義曰釋器云樸謂之汕李巡曰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衍樂也

反旦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興也纍蔓也箋云君子追反本亦作藥同下遐嫁反○樛君

予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箋云綏安也與嘉賓以燕安之鄉飲酒曰賓我安而
疏言南有方至有綏之然○下正義曰

木之甘瓠之草得上下而纍蔓之以與在下垂賢者所以往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下猶樛木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

正義曰鄉飲酒燕飲而安之用此以酒燕安之文燕禮○箋正鄉洗飲饌南曰賓奠以于中庭○

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
安則此文在燕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飲

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
不合兩引故略去燕禮焉今本猶有言燕禮者翻翻者
離雝然來思之雝壹宿

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翻音篇離音佳本亦作佳

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正充遲翻賢翻人至此又章思言○正義者曰願往翻云而君飛子者思

是離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宿之木故久久如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
也
以喻在野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久久如願來所以來在於我君子之朝

善之寶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思皆爲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

宿○箋云壹宿至遲之鳥○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其心故特以壹宿者一喻於其所

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子也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
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

復與燕加厚之也
俗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

○爲如字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興也臺夫須也萊草也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

又于僞反夫音符來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人君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

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疏得南山至無期○正義曰言南山所以

得壽考之福○樂樂上音岳下音洛上君所任以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致太平言山以

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人光益若是故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

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傳臺夫須莎草也可爲菱笠都

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菱笠都

五十畝萊爲草總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云萊

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

欲觀其山形草木則是裨益之言不一端矣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

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箋云光明也疆居反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櫟一名狗骨○南山有

考北山有柎

女考九反樗樗也○樗音考樗

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樂只君子德音

是茂

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桵
栲枳枸音庾檍屬枳

反諸氏

疏傳枸枳至鼠梓○正義曰枸釋云枸樹高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

鼠長
梓數

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木蜜楸鼠梓釋木文李巡曰一名棟郭璞曰楸屬也陸機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

是之
也苦

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黃黃髮也耆老艾養保安也耆音苟壽也艾五蓋反沈

刘音
正充

傳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耆面凍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

此又三篇義與南陔

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

使同在此者以其俱
相從耳間古竟

亡疏由庚萬物至其辭○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正義此三篇至之處○正義曰此

鄭亦本其用曰乃所
言其事之用乃所

亡之事也此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南山有臺笙由儀
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笙者飲酒燕禮中吹之篇

所以亡者亦遭亂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

毛詩注疏

十一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毛詩注疏

十一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毛詩注疏

十一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毛詩注疏

十一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之也。因此亡詩。終更述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所
 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篇。名。也。以。對。所
 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
 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
 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箋。因。亡。詩
 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禮。射。義。諸
 侯。以。狸。首。爲。節。以。彼。類。之。當。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譜。言。辭。義。皆
 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爲。作。序。與。經。俱。亡。若
 子。夏。爲。之。作。序。何。由。辭。及。目。篇。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爲。作。序。與。經。俱。亡。若
 子。夏。不。爲。之。作。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
 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
 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亡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錄之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
 薄。音。博。諸。本。作。外。數。注。稟。政。教。昏。昧。也。長。張。丈。反。疏。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
 地。險。言。其。去。中。國。險。遠。注。稟。政。教。昏。昧。也。長。張。丈。反。疏。蓼。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
 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也。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常
 氏。之。澤。曰。吾。受。命。吾。國。黃。老。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遠。往。朝
 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由。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
 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目。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
 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
 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箋。九。夷。至
 五。長。○。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
 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闇。於。禮。儀。也。雒。師。謀
 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
 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

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
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
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五戎
何時也此及中侯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
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
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
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或是周時之勝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
同者鄭志答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明堂位與職方不
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
敢定之耳四海之於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謂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
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海故取爾雅上句謂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
蠻六戎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者明爾雅上句謂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一見是也若然下文蠻荆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
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外者以堯典曰流共工
九州牧所領則謂之四海之蠻及其境幽州所居北裔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
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者爵不逼子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巳左傳曰驪戎
男是也若殷爵三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為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驪戎
來朝注云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州之外何者既言州十
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何者既言州十
二師是九州之內立師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海是九州之外何者既言州十
引者舉陶謨文也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
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
卽下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
為之子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以為禹治水輔成五服
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內為九州七千四百九十九里者之方四十九里以水輔成五服

內餘四十八州分之各得方千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
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為各山大川不封
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師鄭又云八州九千六百
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數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
文之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蕭與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上露貌箋云與者
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也箋云其心
也○滑息敘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為于僞反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也箋云其心
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
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而笑語則遠國之
君各得其所以稱揚疏蓼彼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漙漙
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疏蓼彼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漙漙
然威兮以故得其長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
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大耳以興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
以其微而不潤也喻四海諸侯乃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
蒙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己既得朝見國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遠國既
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朝之後王又與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
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兮言為天子所保
不憂危亡也○傳蕭蒿至露貌○正義曰釋草云蕭荻也李巡曰荻一名蕭郭
璞曰即蒿也下章漙漙泥泥皆重言故此以為漙漙也漙漙露在物之狀故為
蕭上露貌○箋蕭香至賤者○正義曰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蕭蕭合
馨香是蕭為香物也雖香而○正義曰生民曰取蕭祭脂郊特牲曰蕭蕭合
彼蕭斯零露漙漙漙漙又乃剛反音煩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為光言天子為
恩澤光耀被及己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也疏之君蒙王恩澤今皆來朝既得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
同豈後豈弟易放此第如孔字甚本燕亦作悌○豈同後皆放此亦樂音洛

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樂爲人之能宜爲人兄宜爲人弟隨其所爲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壽凱樂

福攸同。車飾者諸侯燕見也。天子垂子飾必貌乘在車。軾迎曰于和門在是。鑣以云鸞。然攸云所此也。說○天子徒之。

君子所乘燕見之車儻皮以爲轡首之革垂之冲冲然其在軾之和鈴與衡鑣之八鸞其聲離離然乘是車服屈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若是是王爲主得所

相應和故轡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
在鑣曰垂鸞謂鸞鈴置於馬之鑣
郭璞曰鑣馬

此說至然○正義曰既見君子即言偉革冲冲和鸞離離是見君子車上有此

迎於門是以云然此既見天子之言爲朝見之後則燕見之皆是見君子之事

故蒙上既見之文也知燕見迎諸侯者以王唯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耳其朝
宗當迎之故秋官大行人說車迎之法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方
夷之君車迎于大門內是歡心不可不接也唯然迎章言燕笑語今是燕時事故知
之賓公迎之可大燕主歡心不可不接也唯然迎章言燕笑語今是燕時事故知
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
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輶攢者五人侯伯以七爲節立當前侯攢者四人朝位賓
以五爲節立當車衡攢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軫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贊於
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禮以禮以禮以禮
侯則冬遇亦不迎然則秋
冬燕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燕謂與之燕所以飲酒也諸侯朝觀會同天
疏湛露至諸侯

詩者天子燕諸侯也燕謂與之燕所以飲酒也諸侯朝觀會同天
庶姓二王之燕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蓼蕭序云天子而歌之經雖分別天子
者此及形弓燕賜諸侯之身既言諸侯事說天子不言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
侯文無所對故不言天子也四章雖皆說天子不言燕諸侯之事而皆首章見天子
於諸侯之義下三章不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諸侯雖至分別夜留與飲
燕無問同姓異姓皆不醉歸是天子之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夜留與飲
言同姓則成夜飲之禮非同姓讓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不指所在之
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所在之
物總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各言草木以充之以同姓一類故舉豐草庶姓
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二王之草後同爲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
所象也豐草杞棘言露在桐椅兄弟不言舅禮在承上露在可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
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三恪者兄第舅禮在承上露在可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

者露之在物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具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晞音希

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

賜之爵則不得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受王厚至於厭厭安閑之夜尙與燕飲其

言在物正謂下章豐草杞棘也柯謂枝也露在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重

也○傳夜飲至深宗○正義曰楚茨云蒲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

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渫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尙留之飲族人之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

寶寶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待其宗然後得燕燕私
毛詩注疏 十一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
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箋天子至大燭焉○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比
飲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以天子比
宗子族人比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以天子比
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渫慢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異姓則聽
之出同姓則留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當以晝所淫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
天子於諸侯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
必醉也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
燕禮曰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
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庭闌人爲燭於門外是兩階
燭總而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豐草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云
言之而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豐草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云
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
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
此之謂不咸也而湛湛至載考○正義曰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於彼豐草
○飲桓公於煇反而湛湛至載考○正義曰湛湛然柯葉低垂以興王之燕飲於彼豐草
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也王與歡酣至於厭厭安閑之夜
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夜
箋夜飲至不成○正義曰鄭以經言載之禮在宗室對有不成者侯則成天子欲留之
而有不止者明是實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對有不成者侯則成天子欲留之
讓之則止也獨言庶姓除同姓者耳故以證異姓總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之
於是止莊二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總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之
謂不成也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故鄭志答張逸云
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幸賢人之主彼
是也言卜晝不爲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爲敬慎也此燕退諸侯王所裁敬仲
桓公飲酒敬仲爲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爲敬慎也此燕退諸侯王所裁敬仲

之辭與諸侯之讓
同故得為證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箋云杞也棘也異

言飲酒不至於醉
其德
疏
湛湛至令德
○正義曰湛湛然者露斯此露在此杞棘

燕飲在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姓明
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
其桐

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也箋云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
二王之實離離喻其桐至令儀○正義

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該節也
疏
其桐至令儀○正義

二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垂而蕃多以興其杞也其宋也二君子於王燕
之時其薦俎衆多而於王為客加其厚恩故也此二王之樂易之君子雖得

王之燕禮飲酒不至於醉莫不其威儀令可觀望也○箋其實至該節○正
義曰以此變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唯酒與薦俎酒則樽不屬賓賓所尊者唯薦

俎耳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是二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故
知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此美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後理故燕飲賓醉乃出

是燕末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箋皆云不至醉者言其蘊藉自持不至醉亂
內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已又言善儀早晚謂該節當奏咳夏

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笑人必舉其鐘人於門內響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
薦脯以降奏咳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響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

亡故據燕禮以況之二王之
後燕罷而出不必奏咳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
彤矢百欬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

毛詩注疏
十之一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徒冬反彤弓赤弓也憚苦愛反復也杜預云很怒也說文疏彤弓三章章六句

作彤弓詩者天子賜有功諸侯事下四句言王之設樂饗而賜之也經三章上

二句言諸侯受王彤弓是賜之征伐○正義曰自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

故云錫以兼之○箋諸侯至征伐○正義曰自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

饗禮一錫以兼之○箋諸侯至征伐○正義曰自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

制文也引左傳者解以明之○敵王所愾者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

矢爲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敵王所愾者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以

用王命王心恨之命諸侯而德者使征之○功侯於是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王之

恨者爲讎敵而伐之○既勝而德者使征之○功侯於是王親受之○又設饗禮王之

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於王以警其功○夷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

年左傳曰凡諸侯有功夷之則獻於王以警其功○夷中國雖勝不獻故莊三

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賜○王亦須要四夷之矢○始文侯

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功後說享鄭先言享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大

年左傳曰將賞則先加膳加膳則後說享鄭先言享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大

者焉得無其禮也○爲賜王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

賜後受獻膳之禮也○且王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弓矢之

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後漢獻功於王饗禮命晉侯下乃言策命

晉侯爲侯伯賜之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後漢獻功於王饗禮命晉侯下乃言策命

也○故丁未獻俘己酉設享是先饗禮以勞其功○宅日乃賜之○公晉侯更加策命其

賜之日別行饗禮○己酉設享是先饗禮以勞其功○宅日乃賜之○公晉侯更加策命其

醴命之○言饗禮者非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言饗禮者非五年晉侯朝王王饗

城濮之言饗禮者非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言饗禮者非五年晉侯朝王王饗

者杜預云歌彤弓者以明詩報功宴樂非謂以二文設饗禮而左傳武子所云及晉文侯

文公所受皆彤弓以明詩報功宴樂非謂以二文設饗禮而左傳武子所云及晉文侯

珍倣宋版印